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75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六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詔（公穀作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公作世）心衞北宮喜鄭游吉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氏傳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

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

室抑人亦有言曰蔑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

將及焉今王室實紊紊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鉼之罄矣
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
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
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
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
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
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

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
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
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蚡之屢敗敬王初立
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
之在朝也然會於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
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
奪正至於滅亡而不悟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
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
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
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

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鸛鴿來巢

左氏傳有鸛鴿來巢書所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武夷胡氏傳傳曰鸛鴿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鴿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

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范氏注不言中辛中辛無事又有繼之辭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鸛鴿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

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身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九月己（穀作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公作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傳初季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將稀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貴公果公貴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畧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哥勸告子家懿伯懿伯對曰讒人以君徼慆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

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
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
而請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
衆曰几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
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
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

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
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
平陰爲近故也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何氏注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
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
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
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
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
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

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
顓景公曰寡君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
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
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
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
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
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

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
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蕝以辟
爲席以寧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
足觀矣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杜氏注陽州齊魯竟上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陸氏纂例趙子曰弔往曰唁

泰山孫氏曰次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唁慰安之
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國徒能唁昭公于

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也

武夷胡氏傳内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三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汶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

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氏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
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昭子歸平
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
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十一月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
何以地憂內也

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陸氏纂例諸侯卒於他國及卒於會卒於師則書之
雖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
于曲棘是也

劉氏意林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置
天子者非以優天子以牧天下也置諸侯者非以
優諸侯以牧一國也諸侯有方伯連帥州牧卒正
者非以優強大以存小國也故小事大大字小爲
治之要春秋之所甚貴也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
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

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也而佐卒獨見
外取邑不書書之未嘗不稱人也而齊獨稱侯以
宋公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齊侯有方伯討不
登畔人之意是以異之也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
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文王嘗以懷西方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
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
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
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

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
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
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作運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杜氏注取鄆以居公也
武夷胡氏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
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
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
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君者

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羊作運

左氏傳言魯地也

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高郵孫氏曰鄆本魯邑昭公居之與在其道中等耳故曰居也

蘇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武夷胡氏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

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城

左氏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杜氏注當為謂使得為高氏後）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則子猶受之言於齊侯

曰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於炊鼻

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

武夷胡氏傳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氏傳秋盟于鄟謀納公也
杜氏注鄟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羊作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氏傳九月楚平王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郟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

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莊宮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泰山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恭王即位於外四年始勝其醜反正於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於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

於外也

高郵孫氏曰成周蓋京師也春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大也師衆也惟衆惟大故天子之居稱之是時周已衰微而敬王孱弱不能高居京師以臨制天下至於出奔而復入也聖人以周之衰微同於列國敬王失地同於諸侯故曰天王入于成周而不曰京師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陸氏粲例王子朝書尹氏云以者能制之也

泰山孫氏曰立王子朝獨書尹氏奔楚并舉召伯毛伯者明罪本在尹氏當先誅逆首後治其徒也

武夷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卒不以爲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爲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勝里克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

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
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
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羊作運
左氏傳言在外也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殺其君僚
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楚莠尹然
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勿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
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
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
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劉氏傳親弒僚者闔廬也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
者衆弒君之辭也闔廬弒僚則曷爲以衆弒君之
辭吳之謁也餘祭也夷昧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
爲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
讓而毀義以成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弒其君
也

武夷胡氏傳此公子光使鱄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光詐樊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諸樊兄弟而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闔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穀作郄）宛

左氏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

視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邻氏且熏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盡滅邻氏之族黨

劉氏意林楚殺其大夫邻宛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至於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武夷胡氏傳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作運

左氏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使宰獻而請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陸氏纂例曰六月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穀梁傳公在外也

泰山孫氏曰公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於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

呂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又不得入當世諸侯是然後知無霸之害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公作寗并下同）卒

六月葬鄭定公

陸氏纂例曰三月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公作運

左氏傳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泰山孫氏曰以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如乾侯至者不得見晉侯故武夷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逐黎侯黎侯寓於衞衞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育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侯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計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襄陵許氏曰荀躒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居于鄆猶以魯志也故稱來焉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公穀作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武夷胡氏傳民進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蘄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呂氏曰易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反身修德固處蹇之道也盡處蹇之道則有出蹇之期昔太王去國從之者如歸市昭公所至而民潰其亦不知自反甚矣孟子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善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存公故也

劉氏傳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
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鄆
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劉氏意林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
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固曰乾侯之君耳而春
秋則以爲猶吾君也冉求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
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
夫子不爲也故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
父子不可以不子古今之大義子貢其知之矣

常山劉氏曰書公在乾侯存君也君失其居在於乾
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
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此可具見也

武夷胡氏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
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
客寄乾侯非其所也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
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
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
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
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

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者
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氏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
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
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
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
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公作禹奔楚
左氏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吳子怒冬十二月吳
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
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
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
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

政衆而乖莫適任慮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

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陸氏纂例啖子曰徐子名者初巳服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

劉氏傳徐子章羽何以名貶曷爲貶賤也其賤奈何吳子伐徐防山以水其城章羽不能守幽其髮攜其妻子以逆吳子吳子唁而復之使其適臣從之自是走之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公作隱如會晉荀躒公穀作櫟下同于適歷

左氏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呂氏曰晉爲盟主以號令諸侯將以託國者也而使大夫與叛臣會其禮義消亡公室日衰可知矣

荀躒奉命而行不能諫止其爲臣亦可知也晉之君臣皆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武夷胡氏傳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陸氏纂例在晉地故亦不言來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公作弘以濫來奔

左氏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苔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辨疑趙子曰左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爲求其名故書爲盜以不與其名者則諸相殺而書其名者是與其名如此則三人須知夫子修春秋賤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書爾若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蓋也皆妄爲曲說殊可怪也

泰山孫氏曰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邾苔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邾苔言國此不言

國者脫之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鄆

呂氏曰取鄆取闞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

夏吳伐越

左氏傳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公作太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公穀有薛人杞人小邾人）

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杜氏注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泰山孫氏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也諸侯言之則曰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之類是也此不言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大夫城京師以安天子其言不與大夫城京師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

京師者天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也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曰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以惡之

高郵孫氏曰成周蓋京師也不曰京師者所以異王室之衰同於列國也春秋有書城郿城杞者矣今曰城成周何以異也

武夷胡氏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

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呂氏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傳十二月己未公薨書曰公薨于乾侯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

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武夷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于櫟而復國衞侯衎爲孫寧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衞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

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聽而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七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故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

無正始

劉氏傳何以無正月定無正也定何以無正定之始非正始也其非正始奈何定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公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正月者正即位也定之即位後未可以言正月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劉氏意林君子莫重乎授受授受王事之本也授之

者以禮受之者以義正也正己而後可以正人矣今定公不然汗於僞誘於利脅於威雖欲正人人何由而正

泰山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而不書焉所以黜彊臣而存公室也

呂氏曰元年不書正月者國無君無稟天子之正朔者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氏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
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寧孟懿子會城成
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寧
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
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
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寧曰
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
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

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
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
歸諸侯之戍

公羊傳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賤
曷爲賤不與大夫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書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
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
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

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
疾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
曰滕薛邾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
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
周官司隸掌凡因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
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
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之於天子之側故
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
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氏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
曾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
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
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
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

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
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
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
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
間然後即位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
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
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

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
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
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
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踰年即位
簡也范氏注屬名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於屬之中又有義也未殯雖
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杜氏注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
蘇氏曰元年定公之元年也而書曰公之喪至自乾
侯可乎昭公之喪未至定公未即位則猶昭公之
年也

陸氏纂例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旣殯而即位故書之

武夷胡氏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大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

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正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

寇也溝而合諸杜氏注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呂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公足矣必曰葬我君某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資於事父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則不見此理特於昭公為有大警動於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左氏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
也立煬宮非禮也
杜氏注煬公伯禽子也
武夷胡氏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
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呂氏曰立煬宮違禮悖義之甚言天下之亂無復有
綱紀文章也
冬十月隕公作霣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范氏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
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杜氏注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
言其所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泰山孫氏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
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

秋楚人伐吳

左氏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公子嬰齊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人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務乎公室也雉門天子門

劉氏意林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泰山孫氏曰新作雉門及兩觀者定公不知僭天子之惡也定公不知僭天子之惡故作而新之

武夷胡氏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
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
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
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
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
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
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
僭禮三家倍臣雖欲僭諸侯孰國命其敢乎習舊
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
新作以譏之也

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即災又復作魯之君臣非不
知以是爲僭也蓋以爲無足恤也以爲無足恤者
弑父與君所由起也新作者不用其舊之辭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先生解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
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
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公穀作二月辛卯邾公作邾婁子穿卒

左氏傳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

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闇以鉼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

夏四月秋葬邾公作邾婁下邾于同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

左氏傳冬盟于郯杜氏注郯即拔也修邾好也

杜氏注拔地闕

襄陵許氏曰天下有禮則邦國相下春秋之季大國卩亢小國日侵兵力勝而禮敬亡故志公如晉至河乃復著晉之輕魯也志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著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侵祥之盟猶未爾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氏傳二年冬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
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宮不
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
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
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
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
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
杜氏注中山鮮虞 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
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

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施以會
晉於是乎失諸侯
伊川先生解楚恃其彊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
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
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杜氏注入楚竟故書侵
泰山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於晉故晉合諸侯於此
此救蔡伐楚也其言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
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蔡伐楚之功歸於彊吳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是也

噫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此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內不能奪大夫之權外不能攘夷狄之患何所爲哉徒自相與歃血要言而已此固不足道也

蘇氏曰齊侯侵虐魯國晉爲魯合諸侯凡八國將討齊取賂而止書曰諸侯盟于扈而不序以不序賤之也今召陵之盟楚方陵蔡晉爲蔡大合諸侯凡十八國以求賂不克侵楚而已若不序諸侯則侵楚爲愈於扈故序十八國之衆而以侵楚之陋媿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死不於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武夷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彊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襄陵許氏曰沈不受令而使蔡滅沈許已受盟而不能禁鄭滅許有以知晉政之失諸侯矣

呂氏曰蔡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嘉歸殺之其罪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為之矣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公作浩洲

左氏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蒇弘蒇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大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

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慙
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
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
府可覆視也乃長衛侯於盟
伊川先生解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且求盟焉則
此盟公意也故稱公及

杜氏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陸氏纂例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劉氏意林楚人之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
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是所以眷眷於皐鼬之盟者也
襄陵許氏曰齊桓晉文之興至於盟不言同者過乎
同之辭也春秋之季至於盟不言同者不及乎同
之辭也皐鼬之盟諸侯攜矣齊梁丘據說幣錦昭
公不復楚子常志在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

賂罷扈之會荀寅求貨弗得折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君子是以察治忽也

杞伯成（公作戊）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諸侯無故而遠涉敵竟師或役久不知所聽以月致者甚危之也

劉卷卒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内諸侯也非列土

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氏傳秋楚爲沈故圍蔡

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陵不戒益而必決求而將敗是以微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公作圄）帥師伐鮮虞

杜氏注士鞅即范鞅

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爲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

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滅亡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公穀作伯舉公作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
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
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
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
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注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於雍澨傷謂其臣曰誰
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
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
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
肩王奔鄖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與之不
吉乃辭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
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

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
夾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
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
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
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
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
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
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
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
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欿舊祀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廬與罷闔廬與罷請先遂逃
歸杜氏注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楚子入於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乎
楚有羔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
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
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
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

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

狄吳進矣

杜氏注柏舉楚地

泰山孫氏曰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吳子許之冬十有一月吳子蔡侯伐楚庚午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囊瓦奔鄭吳稱子者大救蔡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子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彊弱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武夷胡氏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甲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

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
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
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
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褱瓦貪以敗國又不能
死可賤甚矣故其記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
見矣

庚辰吳入郢公穀作楚

公羊傳吳何以不書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
舍於大夫室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
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
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武夷胡氏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
若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其大夫之室狄道也
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
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出而舉號非有心
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
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
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

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公作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氏傳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杜氏注亟急也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執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通也范氏注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以列諸侯也杜氏注蔡爲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呂氏曰列國饑諸侯歸粟正也以爲先王之澤猶有

存焉者也

於越入吳

左氏傳越入吳吳在楚也杜氏注發聲也劉氏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於昭公之時也五年稱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放陳公子昭於越三十二年吳伐越皆曰越也其三稱於越二在定公之時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

吳于檇李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於越入吳皆曰於越也然則越之見於昭公之時者曰越見於定哀之時者曰於越也蓋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越於定公之前國名爲越故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於定公之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爲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故皆書曰於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荊其後稱楚始改號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公作隱）如（平）

左氏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

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杜氏注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劉氏意林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羣何也曰以定公爲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爲大夫矣孰有大夫而君不爲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羣逐之弒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

彌信乎而春秋弗爲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其效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爲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傳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特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公羊傳作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左氏傳二月公至自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晉靡也

杜氏注晉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晉靡故晉使魯討之

泰山孫氏曰內有彊臣之讎外搆怨於鄭

襄陵許氏曰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穿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
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
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
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冬十
有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
己巳王入於王城王室之亂如此而春秋不書者
諱也何以諱存中國也春秋之季大夫逐君家臣
囚主於是焉又書王辟儋翩之亂則無中國矣夫
禮義之節不崇則僭亂之禍滋起故世故之變益

醜而春秋之諱彌深存大訓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襄陵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彊使之則家
臣始擅國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氏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佗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
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杜氏注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武夷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公作運

杜氏注何忌不言何闕文

呂氏曰不曰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脫文無疑也而公羊以爲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大抵三傳解經皆據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最學者大病故不可不詳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

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杜氏注瑣即沙也

杜氏注鹹衛地

襄陵許氏曰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制此蓋自是中國無復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結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有羣下

杜氏注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八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䘏趙旃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杜氏注瓦衞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士䘏趙旃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䘏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公作趙䘏帥師侵鄭遂侵衞

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
侯之手及捥衛侯怒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
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杜氏注六年鄭伐周關外晉爲
周報之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注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
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享
卯禘於僖公杜氏注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於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
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
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
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
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驟陽越射之不
中築者闔門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
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東門之內弗

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以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劉氏權衡曰且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
而祈三桓聞之虎何以能集其意耶意者虎實惡
季氏季氏以臣而凌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矣不
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立而
後其指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
之順祀祈作亂也其實不然何以知之曰祈則謀
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爲也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

順祀叛者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者何璋判
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傳從祀先公貴復正也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
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
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盜謂陽虎也家臣賤
名氏不見故曰盜
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
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
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
三桓而伐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其義
君子不與也
蘇氏曰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
邱叛及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書竊
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分器重於地者賤貨
而貴命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公作囆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氏注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七月伐陽

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又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

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辟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

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

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

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

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

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氏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

如五氏（杜氏注齊侯在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五氏將往助之）

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

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

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穜媚杏於衛

杜氏注五氏晉也而曰次何諱伐晉也何諱乎

襄陵許氏曰此伐晉地

往晉爲盟主崇也前此不諱此何以諱存之也王

道衰則存王霸業替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

秋經世撥亂之志也以是春秋之初諱伐王春秋

之季諱伐霸世至無霸而中國夷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

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夾（公穀作頰下同）谷公至自夾谷

左氏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

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

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

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晉趙鞅圍衞報夷儀也

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衞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衞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 公作運 讙龜陰 穀有之字田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公羊傳齊人曷爲是來歸之

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伊川先生解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八年

杜氏注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劉氏意林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豈有他哉順其理故也

武夷胡氏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也曰來歸者齊人歸地皆書曰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公作費

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邸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杜氏注武叔之圍人殺公若侯犯以邸叛武叔懿子圍邸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邸弗克叔孫謂邸工師駟赤曰邸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駟赤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邸人為之宣言於邸中曰侯犯將以邸易於

齊衆兌懼謂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

杜氏注邸叔孫氏邑

武夷胡氏傳邸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邸叛不書於策書圍邸則叛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

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公作世）出奔曹宋公子地（公作池）出奔陳

左氏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孼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公作遬）會于安甫（公安甫作安革）

杜氏注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公穀有宋字仲佗石彄出奔陳

泰山孫氏曰宋公失道其弟辰暨仲孫佗石彄出奔陳暨不得已也仲佗石彄爲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爲辰彄牽而去故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以交譏之也

武夷胡氏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黜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弑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公作池自陳

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公作世自曹入于蕭

左氏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劉氏傳及之者何從也向謂之暨今曷爲謂之及從出奔陳謂之暨則可自陳入于蕭以叛謂之暨則

不可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劉氏意林以此見春秋之斷獄詳矣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公穀作莅盟

左氏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師墮郈

左氏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爲帥師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杜氏注墮毀也

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以爲自固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夏秋郈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氏傳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武夾胡氏傳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非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晉公作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僖

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蘇氏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仲由爲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爲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武夷胡氏傳書公圍成彊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圍成弗克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暮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穀無衛侯）次于垂葭（公作瑕）

左氏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郕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郕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蘇氏曰二君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
志不及國矣夫囿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蒲
杜氏注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爲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寅以

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
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
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
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
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哀公三年冬十月
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
北門入己帥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
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
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
鄗逆時陰入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陸氏微言趙子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
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

武夷胡氏傳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
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
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
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
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
赦之罪
冬晉荀寅公有及字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杜氏注吉射士鞅子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
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

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滑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祈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能復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鈞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無難也

武夷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

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爲大惡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其亦可以免於大戾矣趙鞅歸於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歸易辭也不言入不以叛入也

薛弒其君比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常秩此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公穀作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武夷胡氏傳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

位焉儻庶幾乎

二月公作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公作捡歸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陸氏纂例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公作醉李吳子光卒

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

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自剄師屬之目越
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盧盧傷
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
曰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杜氏注於越越國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泰山孫氏曰檇李吳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
罪人三行屬劒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
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
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

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工豈獨
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
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
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
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作心堅）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
（杜氏注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

杜氏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齊侯宋公會于洮謀救范氏故也

杜氏注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組實也腥曰
賑熟曰燔

杜氏注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賑祭社之肉盛以
賑器以賜同姓諸侯

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
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

脹非禮也石尚士故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氏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注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殺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

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

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

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欲殺

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

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

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

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

慙焉則以謂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

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

朝故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如左氏所

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

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眞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

一證也

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云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爲辨之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於戚亦書世子同此義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

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四見於經皆不曰公於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是知蒐者公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狩遠地則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

行故也必皆曰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久矣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爲政而大夫專國之罪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杜氏注此年無冬史闕文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氏傳春邾隱公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氏注漫者徧食其身穀梁傳不敬大焉陸氏纂例趙子曰予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能齧牛纔傷皮膚無不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傳吳之入楚也吳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

爲是楚滅之大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
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
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
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
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
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何氏注運轉也已上春三月不吉復轉下

夏三月
周五月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杜氏注高寢宮名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
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
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 公作軒 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作遽葆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傳奔喪非禮也
呂氏曰諸侯相爲奔喪專以強弱利害爲國禮義消亡可見矣
秋七月壬申姒（穀作弋下同）氏卒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
君也
陸氏纂例哀公妾母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
加於子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壯氏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爲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昊（穀作稷）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
制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
則書葬
武夷胡氏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

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之城漆

杜氏注邾庶其邑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哀公 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杜氏注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

疆於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於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祭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救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襄陵許氏曰隨列諸侯許復有國王霸不作夷狄擅命矣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

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
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
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
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
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
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
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

武夷胡氏傳曰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
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全曰牲傷曰
牛已亡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
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
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
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
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
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
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
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
而發言也聖人矣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
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秋八月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
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襄陵許氏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
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
田而受盟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
也

泰山孫氏曰案襄十二年取邾田自漷水今三卿帥師伐邾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故列數之以重其惡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不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杜氏注句繹邾地

劉氏傳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武夷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己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

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注子南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止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

于戚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陸氏微言傳言蒯聵雖出奔而靈公未嘗有命廢之故言猶當立其子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居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

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呂氏曰蒯聵與輒固無責矣然聖人備書之者以為天下之惡無所不有故春秋所書無所不戒固聖人委曲垂教使天下盡反人道之正而不憚煩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公作軒達帥師戰于鐵公作

栗鄭師敗績

左氏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

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杜氏注鐵在城南

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氏注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杜氏注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

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武夷胡氏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

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

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

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

而遷師矣復倍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

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

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

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

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

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

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

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馹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傳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劉氏傳此衛戚也曷爲不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加乎父也曼姑主兵以圍戚則其先齊國夏何臣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爲也

高郵孫氏曰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蓋聖人之意以削瞶爲世子而衛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其罪不待誅絶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盟主諸侯不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以圍其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

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奈何宜

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劉氏傳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爲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爲悅者也

髙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蓋非禮也矣

武夷胡氏傳桓僖親盡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氏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公作開）陽

杜氏注魯黨范氏故曜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琊開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元年鼠食郊牛三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

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
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公作三月月庚戌盜殺公穀作弒蔡侯申
左氏傳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
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平門之衆莫
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

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
公孫姓公孫盱杜氏曰盱即霍也
公羊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
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劉氏傳蔡有申矣其又曰申何遠也古者不諱及周
而後諱諱之日舍故而諱新舍之禮也名之非禮
也舍之何以禮遠也天子及七諸侯及五大夫及
三士及二舍之禮則名之何以非禮大夫之諱不
舉諸其家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以為盡人心也古
者諸侯或為祫雖毀廟必升食於大廟有

通志堂

諱之道存焉爾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殺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爲求名而不得非也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解併在上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字公孫霍公有

左氏傳解在上

晉人執戎蠻公作曼子赤歸于楚

左氏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
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襲梁及霍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
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
止雒左師軍於蒗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
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
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
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
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
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

三戶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子北
宮子曰辟霸晉而京師楚也

武夷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
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
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於楚歸於楚者猶曰京師
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呂氏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近楚之
地故晉人執其君而歸於楚楚畏楚之彊也春秋之
世諸侯專視彊弱以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

人理滅絕不道之極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公作蒲社災

公羊傳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

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杜氏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蘇氏曰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

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衞

左氏傳夏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公作處臼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

通志堂

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劉氏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其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之以月筭者以閏數以年筭者不以閏數

六年春城邾瑕公作葭

杜氏注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專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

歸之豈特僅僅自守而已是以譏也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

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盡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杜氏注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蘇氏曰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

襄陵許氏曰親臣去則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德降故必奔高國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

左氏傳八月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建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賁之丘

伊川先生解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武夷胡氏傳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矣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公作舍

左氏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臣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杜氏注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淳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定十五年老丘之役鄭宋始搆怨至是復侵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品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穀作繒

左氏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

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杜氏注鄫今琅邪鄫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諸大夫對也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不樂而出季孟異後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猶閙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

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范氏注惡其不能死社稷辨疑趙子曰來者至內之辭劉氏傳孰入之公也公則何以不言公諱也曷爲諱公一閭廬也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

蘇氏曰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

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於亳社囚於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於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三十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傳七年冬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鷹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

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

殺之

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而獻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武夷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

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左氏傳吳爲邾故三月伐我伐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

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

泰山孫氏曰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於都城也

武夷胡氏傳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於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於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下同）

左氏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伊川先生解內失邑不書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

民人是不君也己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
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
故賂齊以說之
杜氏注闡在東平剛縣北
陸氏纂例魯不與季姬故怒而取二邑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注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
臺駘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
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叟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
闡季姬嬖故也
伊川先生解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
惠也
泰山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於邾故齊人歸讙及闡
凡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取而不
歸則又甚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
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
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
邾子益於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而德
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
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
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
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
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於邾之能掩其前
惡而美之也

吳氏曰吳之伐我齊侯之取讙及闡以魯之入邾以
邾子歸也歸邾子益於邾魯畏吳齊故也齊人歸
讙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
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
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
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
改前之為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秋之世諸國
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氏傳鄭武子臨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敗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悉俘之曰取某師

劉氏傳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一人不遺之詞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呂氏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
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艾齊人
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
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泰山孫氏曰公會吳伐齊齊中國也吳夷狄也會夷
狄伐中國其惡可知也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傳在上文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於
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
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
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
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
歸益於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
闡又辭師於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也禮義之
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

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盲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公作寅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武夷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於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

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氏傳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
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
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爲右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
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
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
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
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
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五

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遁曰
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
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
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
也
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爲受之奈何蓋伐喪
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
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

傳說復於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
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
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
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
爲是取讙及闡請師於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
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
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
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襄陵許氏曰以魯之微搆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
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以是知君子

居人之國雖曰其道不行猶蒙其福焉

夏陳轅公作袁頗出奔鄭

左氏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
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陳轅頗之奔若曰爲人臣而刻
以附上託公而營私者其亡乎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
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

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
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甲戌戰
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
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
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寘之新篋襚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
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
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
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
爲治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
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吕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
主與吳戰不爲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於宋子朝
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嫡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
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傳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

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
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
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
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底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

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杜氏注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

劉氏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薨命於天子然後

成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蓋自是魯夫人不命於天子也

武夷胡氏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呂氏曰孟子卒吳女也諱取同姓故曰孟子魯之君豈苟爲無禮而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彊吳之威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爲上徇目前之

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春秋之世君臣上下所以持其國家者皆如是曰孟子卒不待貶而惡自見也

公會吳于橐皐

左氏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鄆

杜氏注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左氏傳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子之黨而崇讎也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杜氏注鄖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圭暢邑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相奔鄭人爲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

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嗇十二月鄭罕達救嗇丙申
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公作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左氏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
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
温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公作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嗇
左氏傳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蟜使徇曰得桓魋者
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嗇獲成讙郜延以六
邑爲虛
泰山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
于嗇報雍丘之師也
夏許男成（公作戌）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
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
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
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

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
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
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
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
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冬吳及越平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
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
伯之辭也
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泰山孫氏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
在吳子也黃池之會不主晉侯而主在吳子者晉
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
侯小大震栗皆宗於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
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
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爲法者三天
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內京師外諸夏尊天王也內
諸夏外夷狄尊中國也內魯外諸侯尊魯也及其
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
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深爲後世之戒也春秋

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曰城周天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爲他國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夷狄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又言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夷狄也春秋之旨微矣

武夷胡氏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而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而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彊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爲此至於亡國則

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襄陵許氏曰左氏傳春秋曰先晉紀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爲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爾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冬吳及越平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泰山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
武夷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
主夏盟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
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
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
常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
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
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

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
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
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
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無曼字）

襄陵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
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唯其
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
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九月螽（公作蝗）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其言孛于東方何見於旦（為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出之次者見於旦也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於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公作彄）夫

十有二月螽（公作蝗）

襄陵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氏注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

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霑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泰山孫氏曰天子失正自東遷始諸侯失正自會溴梁始故自隱公至於溴梁之會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自溴梁之會至於申之會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大夫專執之自申之會至於獲麟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夷狄迭制之聖王憲度禮樂衣冠遺風舊政蓋埽地矣中國淪胥逮此而

盡前此猶可言者黃池之會晉魯在焉後此不可言者諸侯泯泯制命在吳無復中國天下皆夷狄故也

蘇氏曰春秋起於五霸之始而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

常山劉氏曰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時有者何以應天地之氣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時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乎聖人為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春秋不

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
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於此終大
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
圖洛書八卦亦須作也
武夷胡氏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
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世衰道微暴行
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
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
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勇夫志士精誠所
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

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
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
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
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
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

春秋集解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